

文潞公文集

閩錫山書齋



(二)

文潞公文集卷第十一

序

送張太丞赴闕序

袁宏曰帝王之道莫大於選賢選賢之義各有其方也故周有俊造之科漢有賢良之舉莫不取經國宏材濟民遠略然後授之以職而使不失其任也膺是選者寔難其人太丞狀元稟山嶽之靈蘊經綸之業才識敏茂聲華籍甚始以大司徒論秀而升於大學俄以春官氏辨材而揚於王庭狗監誦子虛之賦恨不同時天子覽平津之策遷爲第一卿士大夫莫不嘉嘆而自策名桂籍解褐仕路凡載佐郡皆有治聲天子嘉其能而自麟臺郎改丞奉常雖行路之人悉以慶慰然縉紳之士或稱其位不充量也才屬芝檢召賢之日葵丘戊戌之秋嚴助已別會稽賈誼重歸宣室則公之是行也排金門外玉堂固其宜矣然鴻鵠之志一舉萬里非燕雀之所能知也其以忝窺隩隅獲丐餘重片言之譽東

陵殆侔西山半面之榮鄭璞僅逾周寶逮茲於邁豈其無言躑躅燥吻聊爲之序

送龍昌期先生歸蜀序

井絡之區炳岷嶓之秀是以異人間出俊乂鳳集長卿導清源於前子雲扇芳塵於後歷此而降鴻碩頗繁然或以浮誕相高流蕩忘返者十室而九其勵志墳典遊心聖奧蓋亦鮮矣達斯道者其惟武陵先生龍君平先生陵陽人也藏器於身不交世務閉關却掃開卷自得著書數萬言窮經二十載浮英華而沈道德先周孔而後黃老楊墨塞路辭而闢之名動士林高視兩蜀遂不遠萬里上書公車累叫天闔久而不報乃喟曰道未亨矣吾其歸歟因假道閬川獲挹眉宇是故經籍奧義得以諮焉或撞鍾待問則多多而益辦或盱衡高問則亶亶而來逼縉紳之流靡不推服且以堂有慈親貧乏甘旨遽軫南陔之思遂謀西轅之役摻執之際烏得默然因舉酒而言曰夫古之人患於不明經也苟明

一經取朱紫若拾地芥爾何況於先生之經明行脩乎但老氏所謂大器晚成也爾行矣自愛先生其志於斯言

藏器於身不離世務閑關著書開卷獨得楊墨塞路辭而闢之名動士林高視兩蜀不遠萬里累詣公車上書自薦寄食上都久而不報遂復喟然歎曰命未泰矣吾其歸歟因假道閬川獲挹眉宇仰碧鷄之雄辯鄙吝頓祛聽黃馬之劇談座客皆靡方以陟岩在念戒塗有期送君河梁聊復贈言勉哉是行以保遠

贈清河先生序

秘校清河君器識淹雅文行淵懿學有師法名高士林游五經之郭超然深詣馳六藝之駕邈矣遠至載丁家艱未充英毅濡滯之歎有識所同天聖初其始到都下接諸公游首得清河君以文相會以道相合行藏游息相得甚歡未幾予忝榮名則霧露之潤朋友之益從可知矣予仲弟彥若嘗師於清河君授以

經義教之藝文雖未能傳其家法亦庶幾得其一枝前年春彥若復忝科級旋爲外諸侯奉辭總郡學講授之職則清河君之善敏又可知矣今予之季弟彥伯又得師事居一日彥伯謂予曰某依張先生之門垂三年矣愚冥之識頗有開悟嘗於群弟子之末預聞先生之言夫業文者必始於通經通經者必在乎講貫故先師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以是群弟子嘗請於先生願聞講習始則講大戴禮終則講左氏春秋論叙精敏曉譬詳明學者所疑渙然開釋先生之於五經無不通者將與群弟子請於先生願講尙書一經以重煩而未白也予應之曰昔與清河游亟聞其談經也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禹貢洪範之說尤所精達余遇有所疑就而質問若叩洪鍾大小必慶未嘗不虛往而實歸一行爲吏十歲于茲不聞益友之高論久矣今將與爾皆就學焉翌日躬請於清河君君亦重違予之勤請異辭以從曰虞夏商周之書歷代寶以爲訓昔嘗學于斯文勉與諸君評之莫逆于心喜可知也將布席以發論當聞善而相告好古

傳雅與我同志者願聞來學二月日大常博士文某白

藥準序

此下二序熙寧八年北都作

余曾苦頭眩治之多方彌歲不解會國醫龔世昌診脉問狀乃云鬲有寒痰久之使然非它苦也授余香芎散并其方服未半劑而逾遂不復發余既神其效又觀其立方有法不與常類方用九物物別爲之解凡藥性之溫寒味之甘辛并其主療略具於左雖簡而備使觀之者有據服之者無疑無疑卽有效猶夫任人各知其才之所長用無疑事固不濟乃知古之良醫治病必考於本草而立方方藥既精厥疾必瘳班固云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深淺陶隱居云道經載扁鵲數法其用藥猶是本草家意張仲景最爲衆方之祖悉依本草近世庸醫鮮通本草求其方藥之驗固亦難矣余嘉龔醫之方專用本草之意因采仲景并外臺千金及諸家經驗方共若干輒加注傳于門內以備處療謂之藥準以其依本草立方則用之有準云

節要本草圖序

余嘗以近世醫工雖處方有據而用藥不精以至療疾寡効蓋古醫藥率多自采故桐居著采藥錄備其花葉形色別其是非真假用之決無乖誤服之咸得痊愈而又擇郡國地產之良及春秋秀實之候今則不然藥肆不能盡識但憑采送之人醫工鮮通本草莫辨良苦之雜加之臆僞遂以合和以茲療治宜其寡效唐室之盛置藥園生本草圖欲悉知其形色氣味用藥之精其慎如此嘉祐初余在政府建言重定本草圖經凡數年而成例蒙賜本然藥品繁夥盡形繪事卷帙頗多披閱匪易因錄其常用要切者若干種別爲圖策以便披檢簡則易辨人得有之按圖而驗誤真用之於醫所益多矣潞國公寬夫記

文潞公文集卷第十二

碑記墓誌

絳州翼城縣新修至聖文宣王廟碑記

聖宋四葉上繼明之五年某以進士舉中甲科得大理評事宰是邑秋八月二十九日始蒞事故事守令始至則郡縣之祠廟悉詣之恭於神訓於民政之本也由是詢於邑吏質之縣圖載祀典享廟食者惟宣聖之祠焉翌日伸祠謁之禮已事而退立於廡下觀其石記則後唐長興三年創是廟也歲月滋久廟貌弗嚴屋瓦皆隳梁木其壞上不庇於風雨下不容於俎豆縣署置其北十數步日有敲朴之喧澮水流於東不三四尺歲虞漂溺之患雖賢哉回也不改其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而守土事神者崇奉之禮豈不闕歟乃謀爲僚規是改作方營善地將構新宮而縣西北隅適有廢廟俗老承傳爲湯王行宮事出不經禮無常祝既絕蘋蘩之薦鞠爲荊棘之墟像設都亡廊廡全隕獨有正殿巋然

中立雖丹堊已晦而薨棟頗崇異乎哉天將以斯室遺夫子耶不爾則胡爲十
室九廢而獨完茲中宇虛其正位者安所俟乎宜其即是遺構以正兩楹之坐
起茲頽垣以崇數仞之墻踵其故以謀新材則易備變其本而加飾工不告勞
命薙氏以芟夷集擾人而塗塹興廢起墜務實去華昔之湫陋者眈眈而雲廡
矣曩之荒穢者殖殖而底平矣翼以東西二室增之屏樹閤闔瓦屋壁之間堵
其數百楹危昏中而戒事日南至而卒功動適其時不愆於素邑人張會元以
文行稱於鄉曲累舉進士敗於垂成運外事違退而講授一日覩新廟之旣成
以殊像之未備乃率其徒躬營其事明年春募工於別郡得繪塑之妙者於是
塑宣聖暨十哲之像逾十旬而告就八月上丁行釋奠之禮洛之且曰能事畢
矣不可無聞於後盍書以志故述其經始之日直記夫歲月而已杜牧云稱夫
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孟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夫子賢過
堯舜遠矣韓所謂自天子至郡邑守長得共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社

稷壇而不屋豈如孔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
禮如親弟子然則夫子之德之尊韓孟子言詳矣今茲爲記是用略諸時天聖
八年九月五日記

觀文殿學士尙書左丞諡文莊高公神道碑

昔者兩漢之盛也輔相以清靜寧民公卿以經術決事故文景顯肅之際爲賢
主爲治世炳焉幾於三代比隆蓋公輔得人之效歟若夫本經術以熙治載清
淨以鎮浮翊我昌運高邁於三五澤斯生民永濟於富壽而賦命不融齋志莫
究愚於北海高公殄瘁之歎深矣公諱若訥字敏之其始齊之公族於春秋時
甚顯逮漢而後名德軒冕赫奕相望從仕屢遷今爲太原榆次人曾祖諱某贈
太師王父諱某仕崇儀使考諱某仕右侍禁並贈大師中書令兼尙書考封祁
國公會妣王夫人祖妣馬夫人妣閭夫人封魏晉秦三大國悉用公貴而追錫
命也太師藏器弗輝天爵自高二令君雖起家登仕而不位充量濟美載德貽

謀積慶必復其始至公嗣興公蚤有奇節挺然不群祈公之捐館公始十歲奉母夫人寓汲郡在陋安貧嗜學樂道天聖初舉進士中甲科調彰德軍節度推官秩滿改著作佐郎遷秘書丞太常博士三治劇邑所居不尙赫赫之譽去後人皆思之臺舉御史改監察遷主客員外郎殿中裏行未幾除右司諫直史館賜服五品遷起居舍人知諫院改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公迭居諫憲當職論事不煩細激訐以要虛名務舉大體中時之急病若憊爲土豪緣戚里爲郎得大郡公謂玷郎選輕郡寄亟論罷之內侍長居中任事恃恩而肆公率同列極言而斥出之復言今執政古三公之任所謂坐而論道者也今進對立侍裁移刻而罷於咨諏體貌之禮固有未盡宜復坐論以通上下之情以究都兪之美上以爲識治體而深器之於是益有大用之意除天章閣侍制知永興軍詔復留弗遣麟府宿兵高選外計乃遷禮部郎中河東路都轉運使上思公學術優深議論精敏亟召還兼侍讀丁秦國憂累詔奪情瀝懇哀訴邴

終三年喪國朝故事官待制以上遭喪類卒哭起復今許終服自公始也服除還舊職尋改龍圖閣直學士史館脩撰遷史部郎中除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理檢使上憫雨旰食因公奏事問兩陽所致乃推本洪範五事稽合時政及救旱之術上大感悟益嘉公之博洽數日擢拜樞密副使居二歲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又二年由戶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公踐歷二府始終七年循守法度奉行故事簡靜慎重不輕改作常曰蒿目而憂世者非致治之心也每被顧問必傳經以對條理明暢極盡治亂之原上未嘗不前席以欣納故愚謂本經術以熙治載清靜以鎮浮有兩漢賢公卿之風爲得之矣其在政府也凡僥倖干澤事從中出者請格而不行后妃之族當避權保恩請不預執政悉降詔爲永法在樞府時屬盜發甘陵嬰城負固王師攻圍逾月未克時議欲開其自新之路許以容貸且使兇黨離解公謂貝於河朔兵屯素盛今不窮討後啓亂階威靈不震將爲夷狄輕笑當濟師易將必行天誅蠻寇邕管嶺外騷然承平

歲久武備闕習荆廣之甲若驅市人故屢戰屢敗公議遣大師總北兵及隴西之勁馬以往則計日可平或謂北兵不習南風賊必守險以老王師雖多馬恐不足施公曰賊狂數勝理必迎戰以我訓士精騎出其不意而夾攻之蠢爾雖衆胡能爲哉二寇旣平悉如公算又患兵冗而費浮議罷召募并汰疲老要在節用彊本人給家足爲太平長久之策性冲澹不嘉夸權累奏章祈解樞柄辭情切至確不可奪上重違其志久之乃除尙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同羣牧置制使不許外出且兼進讀蓋將用其所長以須爰立乎公旣釋重務遂所願自退朝卽杜門燕居觀書爲樂搢紳高其靜退以至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遘疾薨于宣陽里之第享年五十九上聞訃震悼趣輦臨奠旣傷名臣之不憊又視其居處儉陋歎其清節者久之賻贈加等廢翌日視朝贈尙書右僕射太常諡曰文莊以是年冬十月己酉葬於開封府開封縣褒親鄉之原從祁公之兆禮也初公寓汲時秦國有疾公左右奉養藥劑必親遂精意於醫書且曰是術也前

世名儒巨公能者多矣況人子奉親可不知耶因研究得妙以是秦國終享壽康及公感疾之始自診其脉曰吾殆不起諸子泣請召國醫高手者公堅曰止雖和緩不可爲己又戒其子毋輒奏以貽上憂吾死殆不得有所請及東首神爽不亂恬然以逝非達生知命安時處順之有素其能若是乎公既葬上追思之深親遷宸筆以表其遂曰儒賢之碑有以見君臣始終之義厚焉公以譽望凡朝之華選劇任必與焉同知禮部貢舉者再取士得人近特爲最又爲京西路安撫使入契丹國信使領吏部流內銓三班院間被詔定忝以協樂律之正制兵以嚴軍師之興裁損祠祭服器復古之法今悉用之朝議推其精密愚與公布衣時爲友自登憲署司外計居政府爲僚故知公尤深公性資方介中立無黨惟道是信不以世俗毀譽爲得失所學非苟記問而已必窮其理適於用每談歷代治亂之迹貫穿明白如視諸掌聽者釋然更口忘倦文集二十卷尤學之粹娶王氏封壽安郡夫人夙有賢範聞于族姻後公一年而歿以明年

正月五日附公之兆嗣子彥輔內殿崇班次保衡安石吉甫光祿寺丞元規太
理評事皆脩謹篤學能世其家長女適游奎次適祠部郎中秘閣校理林憶次
適太常博士張誼次適王宗詰彥輔及諸弟泣叙先烈見託論譔將附於儒賢
之下以永其傳愚自拙鄙而義不可辭姑用直書傳信無愧銘曰

維高氏先

蓋姜姓後

表海以還

歷祀寢久

爵德世濟

忠賢代有

發源湯湯

其流固長

儲因積粹

挺生文莊

文莊嶽嶽

照鄰先覺

大器長才

奇文奧學

公初逢口

奮自布衣

絕塵遐鶩

垂天迅飛

白簡觸邪

凜然霜成

皂囊納忠

彌縫闕遺

曰黨曰附

吾所弗與

不激不訐

罔干虛譽

人不我知

吾不爲沮

信道而往

若省于度

進直內閣

聯侍邇英

左右獻納

據古援經

帝御宣室

兩陽是卹

公陳五行

沃心造膝

乃預大政

乃總中樞

嘉猷辰告

基命訏謀

事必師古

襲於常故

母作聰明

母越彝矩

付之至當

百職咸舉

撓法撓賞

憑寵怙權

繩之以正

金石其堅

殲蠻于邕

殄寇于貝

多算險度

審于蓍蔡

我思至言

名遂身退

斯言足踐

其志克從

母處于外

惟帝念功

論思殿內

勸講禁中

師賓之地

禮厚恩隆

顯允君子

宜錫難老

方胡不然

曾未華皓

軫於天衷

撫几震悼

帝曰儒賢

表其新阡

寵以宸翰

寇于碑顏

崇封維屹

扶樹維鬱

令儀則闕

遺芳永茲

贈尙書祠部員外郎文府君墓誌銘

夫水之有原原出之深者其流長人之本祖祖德之厚者其嗣昌噫原深而德厚者見之於吾祖祠部府君矣府君諱銳字挺之本姓口當晉室以犯高祖御名改賜今姓取文之象也至聖朝以避翼祖廟諱遂不復舊有媯之裔遷於婁子完之孫以諡爲姓自時厥後胄緒益蕃或占數於平陽或派居於蒲坂八代